

心中种下所有的美好

(外一首)

陈祥细

光阴的沙漏
总是一点一点苍老了容颜
在沉浮记忆的海洋
我用沙哑的歌唱
吹散所有的阴霾
在暖风中
心中种下所有的美好
仰望节气节
迎花香,沐暖阳

植物用方言呼唤我的乳名

梳理一下自己
那些雨水命名的植物
用温馨方言呼唤我的乳名
久违的乡亲乡情,搅动自己的倒影
田垄,不生长期惆怅与忧伤
乡愁淋过的小草,蓬勃生机
倾听生命的拔节声,小鸟用葳蕤的啁啾
替我激荡内心的波澜,此时
有关风与月,我该送给你一个惊喜

夏夜的篝火在燃烧

(外一首)

闫相达

生活如夏,热辣中藏着坚韧的勇气
烦恼与欢喜,皆是热情的馈赠
疾风不惧,热浪中寻觅清凉
夜幕降临,夏夜的篝火在燃烧
将白天的躁动,转化为夜的深邃与思考
绿叶如茵,热情如海,盈盈波光跃动
蝉鸣为歌,唤起心中无尽的渴望
夏日,是生活的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们内心的热爱与抗争

漫漫夏日长

夏日的缱绻在橘子汽水中跳跃
晚霞如梅子般染红天边
黄昏的微风低语,夜市的喧嚣
如烟绽放。风,拂过每一寸热土
汽水的欢歌,冰凉而热烈
夜市的灯笼,摇曳着生活的烟火画
夏天是咀嚼时,带着橘子与梅子的隐舍
在时光的酒杯中,酿出生活的滋味

那些云水相依的时光

(外一首)

李红

光阴一直在路上,不疾不徐地流淌
曾经花开燕来的欢喜,曾经月满西楼的期许
在念念不忘的守望里,蹉跎了一江渔火
突兀的枝头上,绽放着最后一缕斑斓的叶脉
在冷风低沉的叹息里,心事成河
时光老了,日子旧了,落满窗台的风月
在积蓄了一个夏天的情愫里灵犀相伴
那些云水相依的时光,依旧泛满温柔的词章

向着阳光仰望的叶子

我们在过于坚硬的风里
用不善言辞的沉默,不动声色地对望
一杯酒精倾斜,一滴热泪滑落
轻倚在老屋的屋檐下,所有的语言已经
过于苍白过于瘦削,只是思虑早已像
漂泊的浮萍,沾满年轮的风雨,在心底
东游西荡。流年的火烛,不远不近地
守望在我必经的路口。对于家乡
我永远那片,向着阳光仰望的叶子
在水蓝色的烟波里放牧所有的乡愁

七律·乌海湖放歌

(新韵)

曹永伦

快艇腾波越画舫,
丛花翠苇胜苏杭。
虹桥巨坝君时醉,
碧水金沙我亦狂。
云上青峰擎日月,
林间彩壁做天堂。
莺歌燕语流连处,
湿地风甜牧草香。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第五届“樱花·宜和杯”
唱响北疆文化品牌
文学作品大赛

父亲的缄默

徐成文

父亲对母亲说,我还要去县里培训一个多月,你在家把孩子照顾好,庄稼要少做,别把自己累倒了。父亲将一些衣裤匆忙地塞进帆布袋里。我目送父亲离家,但他的脚上却穿着草鞋,不过是五月的天气,太阳的温度烤得我们小孩经常躲在树下,想必父亲也能承受。

日子在盼星星数月亮中度过。四十天后,父亲回来了——这还是我的父亲吗?我们用天大的问号打量着这个又黑又瘦的中年男人,他与外出流浪讨饭的人没有两样啊。母亲接过父亲肩上的帆布袋,拍拍他身上的尘土:“县里的伙食就这么差啊?总要让人吃饱饭吧。”母亲点燃一把柴,给父亲下了一碗面条,也不忘煎一个鸡蛋。吃面条的声音从父亲嘴里传出,我怀疑父亲从深山老林归来,感觉好久没有吃饭了一般。

我在乡小学读五年级。课间,一个男生说课本里那个坏人是我父亲。我的父亲岂能遭人玷污?我转身就朝着那个男生的鼻子打了一拳。顿时,那个男生鲜血直冒。我和那个男生被“请”到了班主任那儿,不管班主任怎么批评教育,我就是不认为自己有错误,觉得那个男生侮辱我父亲在先,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我比家里那条黄牛还犟,班主任只好把父亲叫到学校,希望家长严加管理我。



乌海湖晨曦 摄影 (易禾)

享受习惯

于俊茹

充满爱心。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蓝天竟是这样清澈,夏花竟是这样绚丽,草木竟是这样生机勃勃,即便是来来往往路人也增添了几分亲切。我发现,生活原来可以这样!

其实,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类是最缺乏自由的物种。从古至今,人类一直执着地寻找和追求自由,为了自由可以舍弃一切,甚至生命!其实,自由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每天的日出日落里,就在阳光、空气、水等亘古不变的存在中,只

是由于我们无休无止对于物质和所谓幸福的追求,迷失了自我,不知不觉失去了许多本真的东西,因而常常陷入困境、陷入迷茫,搞得不知所措。

21天里,看了一些书,想了一些事,头脑从来没有像现在明白通透。原来感到模糊抽象的东西,现在清晰而又具体。幸福是一种心情,掌握它的是我们自己;懂得什么是幸福是境界,没有格局无从体会;而烦恼失望是一种糟糕的情绪,是我们自己把它涂抹成黑色,搞得一地鸡毛。生活是客观存在,而且总是把它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常态化,从而告诉我们,这就是人生。智者领悟,欣然接受;愚者固执,烦恼不已。

21天里,我顿悟了很多浅显又深奥的道理,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归功于一个好习惯,我很享用,很自我。

铜锁

陈文明

忽有一天,他突然奇想——亲手制作一把特别的铜锁,不仅作为父母爱情的纪念,他更希望这把铜锁能唤醒父亲尘封的记忆,从而改善他的精神状态。

这样,凭着以前跟父亲学到的技术,锁儿开始制作起来。他精心挑选材料,用心打磨,希望打造出一把独特而完美的铜锁。他希望能将父母的曾经融入铜锁的每个细节——尤其是老照片上的那句话,他更是精心地镌刻在铜锁的侧面。

在制作铜锁的过程中,父亲时而清醒,耐心地给予指导;时而糊涂,语焉不详;让锁儿摸不着头脑。锁儿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但他享受父亲的参与和陪伴。

终于,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锁儿完成了这把特别的铜锁。他轻轻抚摸着铜锁上的纹路,仿佛能感受到父母年轻时的甜蜜与幸福。翌日,锁儿准备将铜锁送给父亲时,铜锁却丢了。

锁儿四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铜锁的痕迹。他疑惑不已,心里想着:这两天,并没有顾客来过锁店呀……久寻不得,锁儿心中充满了

父亲的背

徐妮

20世纪80年代初,父母结婚后没几年,爷爷奶奶随着大伯一家子去了县城。老家到县城,大约有一百里,这在当时算是一段不短的路程。那时大巴车极少,若是去城里,父亲有时会骑自行车。

七岁那年,父亲载着我一起去城里探望爷爷奶奶。百里的路,父亲一脚一脚踏,车轮一圈一圈转。从清晨到傍晚,我们穿过村庄、山地和河流,一路上,“铃铃铃”的声音响起,犹如我在歌唱。自行车的后座,是父亲亲手做的,软绵绵的,像小沙发。

山路蜿蜒,时有颠簸。遇到上坡之际,父亲便会下车,双手握紧车把推着自行车往前走。下坡时,我则紧紧地靠在父亲的背上,他宽大而坚实的背上,汗水已浸透了衣衫。然而,这汗湿的背,却成了我最坚实的依靠,让我感到心安。那一刻,我头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背,宽大而坚实。

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初中。从老家到镇里的中学,有五十里路,每日仅有一辆大巴往返其间。平日里,我住在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回一次家。每到星期天返程,我们都要步行五里乡间小路后,才能到达大路

上的候车点。若是错过了班车,再搭上不顺路车,便得步行到学校去,所以每次都要早早出发去等车。

天边未明,月亮尚挂树梢,我和父亲便出门了。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这一幕已无数次上演。昏暗的天空下,山峦朦胧,道路模糊,唯有父亲的背影,始终清晰如昨。他背着沉重的行李,步履坚定,我迈着碎步紧随其后。遇到崎岖不平的路,父亲总会伸出大手紧紧牵住我,生怕我磕着碰着。父亲的背高大而挺拔,仿佛只要有他在,我便无所畏惧。

十五岁那年,我读高中。我们一家也在县城安了家。那年夏天,父亲因工作之需,拥有了一辆单位配备的摩托车,这于我们家而言,无疑是一大乐事。正值父亲需前往南区镇里下乡工作之际,暑假也悄然而至。父亲提议让我和妹妹一同前往南区,说是为他做饭,实则是让我们去度假,我们欣然应允,满是欢喜。

傍晚时分,太阳躲入层层云翳之中,我们启程了。由于我比妹妹更为瘦小,所以我坐在了中间,被父亲和妹妹紧紧包围。摩托车驰骋在树荫下的柏油路上,树影婆娑,洒下一路斑驳。夏日的微风吹在脸上,两旁的树木飞快地倒退着。那速度犹如自由之风,无拘无束。我微微侧头,轻靠在父亲的背上。父亲的背,不再像记忆里那么挺拔,岁月在父亲的背上刻下了辛劳的痕迹。

十八岁那年,我到外地读大学,那是千里之遥的陌生城市。父亲和母亲一同前往送我去上学,直到将我在宿舍安顿妥当。我们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饭,我清晰地记得,父亲那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兴许是不合胃口,兴许是天气太干燥。餐后,他们便要起身去南方探望我姐姐。站在校园门口,目送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我注意到父亲的背似乎比以前瘦削了,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他们时不时地回头向我招手,示意我回去。还未分开,我便开始想念他们了,那是我人生中过得最漫长的一天……

每次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都会特别自责,为何那日没有再为父亲买碗汤面。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他们离开学校去了车站后,父亲一直叹息,红着眼睛说,把我一个人留在外地,他们真的好不放心。好在第二天,当父母平安抵达姐姐那里,我们通了电话,彼此才安心一些。

三十岁那年,我去了外地工作。与此同时,我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父母从县城搬迁至市区,迎来了他们生活中的又一个春天。过年回家,父亲开车来机场接我。一出来,我便看见父亲站在人群中张望。远远地见我走来,父亲脸上顿时漾起一抹温暖的笑容。他习惯性地伸出手,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并招呼我先上车。这么多年,只要我出门或归来,总是父亲替我拿行李,没有例外。

我拉开车门,坐进了后座。车子缓缓启动了,我静静地看着父亲的背影,感受着他开车时稳健的动作。父亲的背在时光中慢慢变得沧桑而深沉,他的头发已有些许斑白,皱纹也爬上了额头和眼角。但他依旧精神矍铄,始终保持着那份温暖与力量。

时光时光慢些吧!我想,从今往后,该是我为父母撑起一片天地的了。我想带他们去旅行,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我想为他们下厨,做几道可口的饭菜;我想成为他们的依靠,正如他们多年来对我无私的庇护与深沉的爱……

长河
文艺副刊
(第 572 期)

失落,欲哭无泪。

当晚,风雨交加,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雷声炸裂时,父亲突然清醒过来,只见他起床穿衣,独自出门而去。锁儿心中不安,他和母亲跟随父亲,亦步亦趋。

父亲蹒跚而行,穿过狭窄的巷子,来到了一片废墟前,默然驻足。

“这里……”母亲颇有感触,她轻声告诉我:“是我们当年相遇的地方。”

锁儿震惊之余,走近细看,父亲手中竟握着那把丢失的铜锁。

此刻的父亲,正泪眼婆娑地盯着铜锁,或者说盯着铜锁上的字。他的嘴里喃喃自语,锁儿细听,天呐,是母亲的名字——那是父亲近几年来,第一次叫母亲的名字……

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跑上前紧紧拥抱了父亲。

回家后,母亲急忙在衣柜下翻找什么。最后,她取出一个泛黄的盒子说:“老头,铜锁在这里……我放着呢……”

从此,两把铜锁挂于父母的床头,它们总是默默相拥,他们总是相视而笑……